

## 听学生家长讲故事

□张仿治

当教师,免不了要家庭访问,而每次的家庭访问,都会给我留下一个新故事。

本地人都熟悉“下饭唔告饭吃饱”这句话。因为在从前,许多人家实在是太穷了,待客的“下饭”——也就是小菜——往往会很不丰盛。主人很失面子,只得无奈地要客人“下饭唔告饭吃饱”,意思是说,小菜已经不好了,只能请你多吃一点饭了。也是因为“下饭唔告”的窘迫,导致我们家乡有个规矩,在去别人家作客时,不能主动撬开饭桌上的鱼。因为旧时一般人家都买不起鱼,如果偶尔买了一条,也是摆在桌上装装样子,说明我家待客还有鱼,实际上却没人动它,这样,明天有客人来还可以继续摆上桌。据说从前有个村子里的小学校,只有一个老师,由各学生家轮流管饭。有一天,轮到管饭的学生家穷得家徒四壁,为了面子,不得已去邻居家借了一条煮好的鱼,约定饭后归还。所以事先家长对孩子再三叮咛,这鱼无论如何不能吃。孩子懂事地点了头。可是那位教书先生却不知道本地乡俗,前几天只是因着拘束,在别人家吃饭时没吃鱼,今天见主人很爽朗,又见这鱼烧得好,想稍微吃一点。不料他刚把筷子插进鱼肚子,那坐在一旁的学生就大喊起来:“妈妈,先生吃鱼了!”先生大吃一惊,赶紧尴尬地把筷子从鱼肚子上拔出来,不敢再吃菜,匆匆把碗中的饭扒进嘴里,就逃离学生家了。

这个故事,是我刚大学毕业那年去家庭访问,在吃饭时,俞同学家长为了劝我吃鱼而讲给我听的,意思是现在条件好了,这不吃鱼的老规矩已经过时了。他讲得津津有味,那时还年轻的我却听得面红耳赤——不怕人笑话,我小时候特别不爱吃鱼,有一次大姐事先把一段鱼埋在我饭碗中,我吃着吃着发现了碗中的鱼,就哭着不肯吃饭了。还有一次,我随父亲去亲戚家,好客的亲戚夹了块鱼在我碗中,碍于面子,我不但不敢哭闹,也不敢不吃。于是就先把手里的饭都吃完,然后把这块鱼放到口中,迅速跑到门外,偷偷吐在了地上。这次听了老俞这故事。我不得不向鱼动筷,而此后,我居然渐渐地学着吃鱼了。

学生家长中常有见多识广的人,说话投机时,从他们口中总能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,有历史传说,有民间笑话,还有不少他们亲历的事。

一次在大碇家访,农家主人与我聊起务农往事,说到造水库,他就告诉我一件事。那时某水库工程建设正当关键时刻,来自各公社的民工们为了早日完成任务,

都集中兵力打歼灭战,拉车的拉车,挑担的挑担,拦洪大坝上人流如潮。眼看土方石方不断往坝上倒,坝身在一点点增高,可是,头一天刚倒上去的松松的土石方是需要压实后,第二天才能继续往上倾倒的。为了不影响工期,负责压土的民工老伯,也就是我这位学生家长的朋友,就与运土工错开时间,利用夜里别人睡觉时间,开着履带式拖拉机去压土。就这样压了好多天,工程进展明显加快。可是就在那天夜里,老伯的拖拉机开出去后再没回来。第二天早上,农友们出工时,看到这辆拖拉机翻倒在一个高坎下,而老伯的身体被压在拖拉机下,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原来是土坎塌方,导致拖拉机倾侧翻落,夺走了老伯的生命。也可以算是前赴后继吧,其他的拖拉机手在沉痛送别了老伯后,仍坚持在夜晚压土,以提高工作效率,保证工程如期竣工。唉,农家主人说,当年造水库掏河,现在想想真了不起啊!

我点了点头,这些事是我亲历过的——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一座座碧波荡漾的水库、一条条汤汤东流的大河,曾有多少民工在这里洒了汗、流了血啊!

新碇江同学家长讲的故事,起因于我们聊到了一个成语“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”。他说,其实人的本性也是可以移的,他就有一个实例。他讲到他的一个木匠朋友,他的儿子既忠厚,又勤力,从来是人见人夸,都说这后生像父亲。不料,不知怎么的,这孩子与爱赌博的人交上朋友了,渐渐地不但染上了抽烟的习惯,还不肯再去干活了,只是想着赌。结果,把父亲和他一起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预备结婚的钱全输光了,还招来几个坏人去恐吓他父亲,逼他父亲借了高利贷为他还赌债,把他父亲活活气病了,而这无颜见人的孩子自己却一走了之,不知去向。老江讲这故事时,一脸悲伤的表情,好像说他自己的事似的。他结论说,如果不小心,人的本性可能比江山还改得快呢。我听了,也连声叹息。

不过在两年后,即将毕业的小江却悄悄对我说,前年他父亲讲的故事,其实是他自己家的事,这个变坏的儿子,正是江同学的哥哥。小江说,哥哥至今无消息,不过自己决不会学哥哥的样。

就这样,这么多年的家访,我从学生家长口中收获了太多的故事。在后所,我知悉了当地地名来历的掌故;在小港,我知道了一个名人的传奇经历;在三山,我听到了一个生动的神话传说……我后悔没有把每次从家长口中听到的故事及时记下来,不然,现在该可以出一本很精彩的故事书了。不过无论如何,这么多故事对我自己几十年的工作生活、为人处世,还是有潜移默化影响。

## 木槿花开

□顾亚萍

夏秋之际,木槿花悄无声息地开了。

木槿花也叫朝开暮落花。据说,每一朵花只开一天,早上开了,晚上或是第二天早晨就凋落了,所以诗里有“中庭有槿花,荣落同一晨”的句子,意为一天之内,即荣枯一生尽矣。“风露凄凄秋景繁,可怜荣落在朝昏。”唐代诗人李商隐的《槿花》诗也佐证了它朝开暮落的说法。

木槿花是美丽的。它从夏天开到秋天,用白的、粉红的、浅紫的、深紫的颜色填补了夏秋季节单调的色彩,像芙蓉花,又像牡丹花,延续了烂漫春花,直至深秋的斑斓。三千年前在《诗经·郑风·有女同车》中,“有女同车,颜如舜华。将翱将翔,佩玉琼琚。彼美孟姜,洵美且都。有女同行,颜如舜英。将翱将翔,佩玉将将。彼美孟姜,德音不忘。”木槿花被称为“舜英”或“舜华”,一说女子的容颜如木槿花一样美丽,又说木槿花花期之短,朝开暮落。

木槿,落叶灌木,旧时多漫栽木槿成篱落,现在城市里园林中种植的越来越少。木槿花真如诗中所言的朝开暮落吗?我有些怀疑。为了证实,我找遍了家里附近的几个小区,未果。恍然记起曾经在南雅社区有过偶遇,决定专程去看它。小区游泳池南的道路边上,隔三差五地种植了十几株木槿树,早上的阳光已为花儿们涂上了一层薄薄的金粉,它们淡粉色的花瓣,牙黄色的花蕊向外伸张着,缀着粉嘟嘟的花粉,花瓣边压着边,就像一张张笑脸,清静清静的,又像含笑的水芙蓉。在一树粉红中,有一枝斜伸出来,紧挨着这朵怒放的芙蓉般花朵的,是一朵将开未开的成熟花苞。我微微蹲下身体,用手机把它们镶嵌在蓝天和小区房屋的背景中。

太阳西下时,经历过白天日头的暴晒,早上开放的这朵花瓣全身收缩了些,但没枯萎,那朵成熟花苞往外努力地撑开了些。第二天一早我去看它,这朵开放的花居然重新开成了轰轰烈烈,与边上的半开花苞,呈挤挤挨挨之状。想来,经历过几千年的花儿性情也有了改变。

木槿花,可以说是我最早认识的花之一。我的童年时代是在乡下奶奶家度过的,奶奶家的小花园与邻居家的隔离是由木槿篱笆做的。每年到了夏秋时分,木槿花开前赴后继,我从没关注过它开过多少朵花,只看见它开得无穷无尽。每到农历七月七,我们一早就提着篮子去摘槿叶。在河埠头里洗过槿叶后,从槿叶中搓出一种黏黏的绿色汁液,用来洗头,洗过的头发柔柔的滑滑的,比起平时用肥皂洗头的,那可是要柔顺多了,只是这种天然的洗发液我们不会贮存,也只有在这一天用。

转眼又到了七月七,木槿花开满树烂漫如锦,勾起了我的童年记忆。我要去摘来槿叶,重温儿时的美好。

